

善用其心集

辟邪寶鑑

般若念佛會 編輯
佛陀教育基金會 重校編排

佛陀教育基金會 恭印

一切佛經，及闡揚佛法諸書，無不令人趨吉避凶，改過遷善。明三世之因果，識本具之佛性。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極樂之蓮邦。讀者必須生感恩心，作難遭想。淨手潔案，主敬存誠。如面佛天，如臨師保。則無邊利益，自可親得。若肆無忌憚，任意褻瀆。及固執管見，妄生毀謗，則罪過彌天，苦報無盡。奉勸世人，當遠罪求益，離苦得樂也。

序

修行道上常會遇到種種障礙，這些障礙統稱為「魔」。魔能奪慧命，壞道法功德善本，故如何降伏魔擾，防護戒體，安住本心，實為行者修持之一大功課。

進而言之，魔可分為煩惱魔、五蘊魔、死魔、天魔及冤親債主魔等。前三者屬於身心和環境的衝突與不平衡所產生的現象，後二者則是精進修道，發出離心，行六度萬行，引起天魔或冤親債主的障礙。

然無論如何，魔擾根本還由貪、瞋、癡等自我中心之執著而妄現，故我執越輕則離魔越遠，蓮友不可不知。

欣逢勝緣，幸獲某淨業學人，採覽經論及祖德開示有關魔事對治之法語彙旨數篇，其中理事性相，俱悉圓融，淺深精妙，前後互攝。初學聞之，心蕩神怡，老參玩之，若深有味。仰體其苦心，諄諄悲切，倘不刊布，久必遺沒，誠為大憾！本會為增尚學者入道啟門之津糧，乃將之集結成書，嘉勉同參，速證

菩提，則不負此生矣！

此書文分八篇，初學蓮友，可由懺公上人之《防著魔》、印祖之《文鈔》、省庵大師之《念佛著魔辨》和《大乘起信論》研讀受持，至若憨山大師所開示念佛審實之功夫及《念佛三昧寶王論》所提示念三身破三障之法要，讀來尤為親切。功夫得力之老參，更宜細嚼《楞嚴經》五十陰魔及能海大師所教誡之二十四魔入之因、共相不共相魔之加持和滅魔之六方便分等。全書玉韞珠藏，不僅已含攝律儀（止惡）、攝善法，還兼圓饒益眾生之別解脫法，實為行門之樞機也，其益豈淺哉？

人壽幾何？苟悠忽度日，一旦無常猝至，嗟嘆何及！願諸蓮友莫辜負佛祖洪恩，並珍重自己久修之善根慧命，於此一門超出妙莊嚴路，劍及履及，歸真還鄉，當必有分矣！

般若念佛會 謹識

民國第二庚辰年（西元二〇〇〇年）夏安居日

目錄

序	3
目錄	5
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卷第九(節錄)	7
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卷第十	8
《大乘起信論》(節錄)	9
《天台小止觀》覺知魔事(節錄)	2
《慧行習練刻意成念記》(節錄)	5
《念佛三昧寶王論》(節錄)	6
《夢遊集》答鄭崑巖中丞(節錄)	6
《念佛著魔辨》	7
《印光法師文鈔》(節錄)	7
《防著魔》	8

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卷第九（節錄）

五十陰魔

即時如來，將罷法座，於師子床，攬七寶几，迴紫金山，再來凭倚。普告大眾及阿難言：汝等有學，緣覺、聲聞，今日迴心，趣大菩提，無上妙覺，我今已說，真修行法。汝猶未識，修奢摩他，毗婆舍那，微細魔事，魔境現前，汝不能識，洗心非正，落於邪見。或汝陰魔，或復天魔，或著鬼神，或遭魑魅，心中不明。認賊為子。又復於中，得少為足，如第四禪，無聞比丘，妄言證聖，天報已畢，衰相現前，謗阿羅漢，身遭後有，墮阿鼻獄。汝應諦聽，吾今為汝，仔細分別。阿難起立，並其會中，同有學者，歡喜頂禮，伏聽慈誨。

佛告阿難，及諸大眾：汝等當知，有漏世界，十二類生，本覺妙明，覺圓心體，與十方佛，無二無別。由汝妄想，迷理為咎，癡愛發生，生發徧迷，故有空性，化迷不息，有世界生，則此十

方，微塵國土，非無漏者，皆是迷頑，妄想安立。當知虛空，生汝心內，猶如片雲，點太清裡；況諸世界，在虛空耶？汝等一人，發真歸元，此十方空，皆悉銷殞，云何空中，所有國土，而不振裂？汝輩修禪，飾三摩地，十方菩薩，及諸無漏，大阿羅漢，心精通昭，當處湛然。一切魔王，及與鬼神，諸凡夫天，見其宮殿，無故崩裂，大地振坼，水陸飛騰，無不驚愕，凡夫昏暗，不覺遷訛。彼等咸得，五種神通，惟除漏盡，戀此塵勞，如何令汝，摧裂其處？是故鬼神，及諸天魔，魍魎妖精，於三昧時，僉來惱汝。然彼諸魔，雖有大怒，彼塵勞內，汝妙覺中，如風吹光，如刀斷水，了不相觸。汝如沸湯，彼如堅冰，暖氣漸鄰，不日消殞，徒恃神力，但為其客。成就破亂，由汝心中，五陰主人，主人若迷，客得其便。當處禪那，覺悟無惑，則彼魔事，無奈汝何。陰消入明，則彼群邪，咸受幽氣，明能破暗，近自消殞，如何敢留，擾

亂禪定？若不明悟，被陰所迷，則汝阿難，必為魔子，成就魔人。如摩登伽，殊為眇劣，彼惟咒汝，破佛律儀，八萬行中，祇毀一戒，心清淨故，尚未淪溺。此乃隳汝，寶覺全身，如宰臣家，忽逢籍沒，宛轉零落，無可哀救。

阿難當知：汝坐道場，銷落諸念，其念若盡，則諸離念，一切精明，動靜不移，憶忘如一。當住此處，入三摩地，如明目人，處大幽暗，精性妙淨，心未發光，此則名為，色陰區宇。若目明朗，十方洞開，無復幽黯，名色陰盡，是人則能，超越劫濁，觀其所由，堅固妄想，以為其本。

阿難！當在此中，精研妙明，四大不織，少選之間，身能出礙，此名精明，流溢前境，斯但功用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阿難！復以此心，精研妙明，其身內徹；是人忽然，於其身內，

拾出蟻蚋，身相宛然，亦無傷毀，此名精明，流溢形體。斯但精行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又以此心，內外精研，其時魂魄，意志精神，除執受身，餘皆涉入，互為賓主。忽於空中，聞說法聲，或聞十方，同敷密義，此名精魄，遞相離合，成就善種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又以此心，澄露皎徹，內光發明，十方徧作，閻浮檀色，一切種類，化為如來，於時忽見，毘盧遮那，踞天光臺，千佛圍繞，百億國土，及與蓮華，俱時出現；此名心魂，靈悟所染，心光研明，照諸世界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又以此心，精研妙明，觀察不停，抑按降伏，制止超越，於時

忽然十方虛空，成七寶色，或百寶色，同時徧滿，不相留礙；青黃赤白，各各純現，此名抑按，功力逾分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又以此心，研究澄徹，精光不亂，忽於夜半，在暗室內，見種種物，不殊白晝，而暗室物，亦不除滅，此名心細，密澄其見，所視洞幽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又以此心，圓入虛融，四肢忽然同於草木，火燒刀斫，曾無所覺。又則火光，不能燒爇，縱割其肉，猶如削木，此名塵併，排四大性，一向入純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又以此心，成就清淨，淨心功極，忽見大地，十方山河，皆成佛國，具足七寶，光明徧滿；又見恆沙，諸佛如來，徧滿空界，

樓殿華麗；下見地獄，上觀天宮，得無障礙。此名欣厭，凝想日深，想久化成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又以此心，研究深遠，忽於中夜，遙見遠方，市井街巷，親族眷屬；或聞其語。此名迫心，逼極飛出，故多隔見，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。即受群邪。

又以此心，研究精極，見善知識，形體變移，少選無端，種種遷改，此名邪心，含受魑魅，或遭天魔，入其心腹，無端說法，通達妙義，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，魔事銷歇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阿難！如是十種，禪那現境，皆是色陰，用心交互，故現斯事。眾生頑迷，不自付量，逢此因緣，迷不自識，謂言登聖，大妄語成。墮無間獄。汝等當依，如來滅後，於末法中，宣示斯義，無

令天魔，得其方便，保持覆護，成無上道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修三摩提，奢摩他中，色陰盡者，見諸佛心，如明鏡中，顯現其像。若有所得，而未能用，猶如魘人，手足宛然，見聞不惑，心觸客邪，而不能動，此則名為，受陰區宇。若魘咎歇，其心離身，反觀其面，去住自由，無復留礙，名受陰盡；是人則能，超越見濁，觀其所由，虛明妄想，以為其本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當在此中，得大光耀，其心發明，內抑過分，忽於其處，發無窮悲，如是乃至，觀見蚊蟲，猶如赤子，心生憐愍，不覺流淚。此名功用，抑摧過越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；覺了不迷，久自消歇。若作聖解，則有悲魔，入其心腑，見人則悲，啼泣無限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阿難！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勝相現前，感激過分，忽於其中，生無限勇，其心猛利，志齊諸佛，謂三僧

祇，一念能越。此名功用，陵率過越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，覺了不迷，久自消歇。若作聖解，則有狂魔，入其心腑，見人則誇，我慢無比，其心乃至，上不見佛，下不見人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前無新證，歸失故居，智力衰微，入中隳地，迴無所見，心中忽然，生大枯渴，於一切時，沉憶不散，將此以為，勤精進相。此名修心，無慧自失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，則眾憶魔，入其心腑，旦夕撮心，懸在一處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慧力過定，失於猛利，以諸勝性，懷於心中，自心已疑，是盧舍那，得少為足。此名用心，忘失恆審，溺於知見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，則有下劣，易知足魔，入其心腑，見人自言，我得無上，第

一義諦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所證未獲，故心已亡，歷覽二際，自生艱險，於心忽然，生無盡憂，如坐鐵床，如飲毒藥，心不欲活，常求於人，令害其命，早取解脫。此名修行，失於方便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，常憂愁魔，入其心腑，手執刀劍，自割其肉，欣其捨壽；或常憂愁，走入山林，不耐見人。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處清淨中，心安隱後，忽然自有，無限喜生，心中歡悅，不能自止。此名輕安，無慧自禁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，好喜樂魔，入其心腑，見人則笑，於衢路傍，自歌自舞，自謂已得，無礙解脫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自謂已足，忽有

無端，大我慢起，如是乃至，慢與過慢，及慢過慢，或增上慢，或卑劣慢，一時俱發，心中尚輕十方如來，何況下位聲聞緣覺。此名見勝，無慧自救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，大我慢魔，入其心腑，不禮塔廟，摧毀經像，謂檀越言：此是金銅，或是土木，經是樹葉，或是氎華，肉身真常，不自恭敬，卻崇土木，實為顛倒。其深信者，從其毀碎，埋棄地中，疑誤眾生，入無間獄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於精明中，圓悟精理，得大隨順。其心忽生，無量輕安，已言成聖，得大自在。此名因慧，獲諸輕清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，好輕清魔，入其心腑，自謂滿足，更不求進，此等多作無聞比丘，疑誤眾生，墮阿鼻獄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於明悟中，得虛

明性，其中忽然，歸向永滅，撥無因果，一向入空，空心現前，乃至心生，長斷滅解。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，則有空魔，入其心腑，乃謗持戒，名為小乘；菩薩悟空，有何持犯？其人常於，信心檀越，飲酒噉肉，廣行淫穢，因魔力故，攝其前人，不生疑謗，鬼心久入，或食屎尿，與酒肉等，一種俱空，破佛律儀，誤入人罪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味其虛明，深入心骨，其心忽有無限愛生，愛極發狂，便為貪欲。此名定境，安順入心，無慧自持，誤入諸欲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，則有欲魔，入其心腑。一向說欲，為菩提道；化諸白衣，平等行欲，其行淫者，名持法子，鬼神力故，於末世中，攝其凡愚，其數至百，如是乃至，一百二百，或五六百，多滿千萬，魔心生厭，離其身體，威德既無，陷於王難，疑誤眾生，入無間獄，失於正

受，當從淪墜。

阿難！如是十種，禪那現境，皆是受陰，用心交互，故現斯事。眾生頑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緣，迷不自識，謂言登聖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。汝等亦當，將如來語，於我滅後，傳示末法，偏令眾生，開悟斯義，無令天魔，得其方便，保持覆護，成無上道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修三摩地，受陰盡者，雖未漏盡，心離其形，如鳥出籠，已能成就，從是凡身，上歷菩薩，六十聖位，得意生身，隨往無礙。譬如有人，熟寐寢言，是人雖則，無別所知，其言已成，音韻倫次，令不寐者，咸悟其語，此則名為，想陰區宇。若動念盡，浮想銷除，於覺明心，如去塵垢，一倫生死，首尾圓照，名想陰盡。是人則能，超越煩惱濁，觀其所由，融通妄想，以為其本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

心愛圓明，銳其精思，貪求善巧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不覺，是其魔著，自言謂得，無上涅槃，來彼求巧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，其形斯須，或作比丘，令彼人見，或為帝釋，或為婦女，或比丘尼，或寢暗室，身有光明。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，信其教化，搖蕩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。口中好言，災祥變異，或言如來，某處出世；或言劫火，或說刀兵，恐怖於人，令其家資，無故耗散。此名怪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，厭足心生。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阿難！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遊蕩，飛其精思，貪求經歷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亦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遊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，自形無變，其聽法者，忽自見身，坐寶

蓮華，全體化成，紫金光聚，一眾聽人，各各如是，得未曾有。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，淫逸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。口中好言，諸佛應世，某處某人，當是某佛，化身來此；某人即是，某菩薩等，來化人間，其人見故，心生渴仰，邪見密興，種智消滅。此名魅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，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懸溜，澄其精思，貪求契合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實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，無上涅槃，來彼求合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，其形及彼，聽法之人，外無遷變，令其聽者，未聞法前，心自開悟，念念移易，或得宿命，或有他心，或見地獄，或知人間，好惡諸事，或口說偈，或自誦經，各各歡娛，得未曾有。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，縣愛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

欲。口中好言，佛有大小，某佛先佛，某佛後佛，其中亦有，真佛假佛，男佛女佛，菩薩亦然，其人見故，洗滌本心，易入邪悟。此名魅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，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根本，窮覽物化，性之終始，精爽其心，貪求辨析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先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，無上涅槃，來彼求元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，身有威神，摧伏求者，令其座下，雖未聞法，自然心伏，是諸人等，將佛涅槃，菩提法身，即是現前，我肉身上，父父子子，遞代相生，即是法身，常住不絕，都指現在，即為佛國，無別淨居，及金色相。其人信受，亡失先心，身命歸依，得未曾有。是等愚迷，惑為菩薩，推究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。口中好言，眼、耳、鼻、舌，皆為淨

土；男女二根，即是菩提涅槃真處；彼無知者，信是穢言。此名蠱毒，魔勝惡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，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。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懸應，周流精研，貪求冥感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元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，無上涅槃，來彼求應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，能令聽眾，暫見其身，如百千歲，心生愛染，不能捨離，身為奴僕，四事供養，不覺疲勞，各各令其，座下人心，知是先師，本善知識，別生法愛，粘如膠漆，得未曾有。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，親近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。口中好言，我於前世，於某生中，先度某人，當時是我，妻妾兄弟，今來相度，與汝相隨，歸某世界，供養某佛，或言別有，大光明天，

佛於中住，一切如來，所休居地，彼無知者，信是虛誑，遺失本心。此名癘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，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深入，剋己辛勤，樂處陰寂，貪求靜謐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本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陰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，令其聽人，各知本業，或於其處，語一人言，汝今未死，已作畜生，敕使一人，於後蹋尾，頓令其人，起不能得，於是一眾，傾心欽伏，有人起心，已知其肇，佛律儀外，重加精苦，誹謗比丘，罵詈徒眾，訐露人事，不避譏嫌，口中好言，未然禍福，及至其時，毫髮無失。此大力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，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知見，勤苦研尋，貪求宿命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，其人殊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知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。是人無端，於說法處，得大寶珠。其魔或時，化為畜生。口銜其珠，及雜珍寶，簡冊符牘，諸奇異物，先授彼人，後著其體。或誘聽人，藏於地下，有明月珠，照耀其處，是諸聽者。得未曾有。多食藥草，不餐嘉饌，或時日餐一麻一麥，其形肥充，魔力持故，誹謗比丘，罵詈徒眾，不避譏嫌。口中好言，他方寶藏，十方賢聖，潛匿之處，隨其後者，往往見有奇異之人。此名山林，土地城隍，川嶽鬼神，年老成魔，或有宣淫，破佛戒律，與承事者，潛行五欲，或有精進，純食草木，無定行事，惱亂是人。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神通，種種變化，研究化元，貪取神力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誠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通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。是人或復手執火光，手撮其光，分於所聽，四眾頭上，是諸聽人，頂上火光，皆長數尺，亦無熱性，曾不焚燒；或水上行，如履平地；或於空中，安坐不動；或入瓶內，或處囊中，越牖透牆，曾無障礙；惟於刀兵，不得自在。自言是佛，身著白衣，受比丘禮，誹謗禪律，罵詈徒眾，訐露人事，不避譏嫌。口中常說，神通自在。或復令人，旁見佛土，鬼力惑人，非有真實。讚歎行淫，不毀麤行，將諸猥媾，以為傳法。此名天地大力：山精、海精、風精、河精、土精、一切草木，積劫精魅，或復龍魅，或壽終仙，再活為魅，或仙期終，計年應死，其形不化，他怪所附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。厭足心生，去彼人

體，弟子與師，多陷王難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入滅，研究化性，貪求深空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終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空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。於大眾內，其形忽空，眾無所見，還從虛空，突然而出，存沒自在，或現其身，洞如瑠璃，或垂手足，作旃檀氣。或大小便，如厚石蜜，誹毀戒律，輕賤出家。口中常說，無因無果，一死永滅，無復後身，及諸凡聖。雖得空寂，潛行貪欲，受其欲者，亦得空心，撥無因果。此名日月，薄蝕精氣，金玉芝草，麟鳳龜鶴，經千萬年，不死為靈，出生國土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。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多陷王難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長壽，辛苦研幾，貪求永歲，棄分段生，頓希變易，細相常住。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竟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生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。好言他方，往還無滯，或經萬里，瞬息再來。皆於彼方，取得其物；或於一處，在一宅中。數步之間。令其從東，詣至西壁，是人急行，累年不到。因此心信，疑佛現前。口中常說，十方眾生，皆是吾子，我生諸佛，我出世界，我是元佛，出世自然，不因修得。此名住世，自在天魔，使其眷屬，如遮文茶，及四天王，毘舍童子，未發心者，利其虛明，食彼精氣，或不因師，其修行人，親自觀見，稱執金剛，與汝長命。現美女身，盛行貪欲。未逾年歲，肝腦枯竭，口兼獨言，聽若妖魅，前人未詳，多陷王難。未及遇刑，先已乾死，惱亂彼人，以至殂殞。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

墮無間獄。

阿難當知：是十種魔，於末世時，在我法中，出家修道，或附人體，或自現形，皆言已成正徧知覺。讚歎淫欲，破佛律儀，先惡魔師，與魔弟子，淫淫相傳，如是邪精，魅其心腑，近則九生，多逾百世，令真修行，總為魔眷。命終之後，必為魔民，失正徧知，墮無間獄。汝今未須，先取寂滅，縱得無學，留願入彼末法之中，起大慈悲，救度正心深信眾生，令不著魔，得正知見，我今度汝，已出生死，汝遵佛語，名報佛恩。阿難！如是十種，禪那現境，皆是想陰，用心交互，故現斯事。眾生頑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緣，迷不自識，謂言登聖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。汝等必須，將如來語，於我滅後，傳示末法，徧令眾生，開悟斯義，無令天魔，得其方便，保持覆護，成無上道。

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卷第十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修三摩地，想陰盡者，是人平常，夢想消滅，寤寐恆一，覺明虛靜，猶如晴空，無復羸重前塵影事，觀諸世間，大地山河，如鏡鑑明，來無所粘，過無蹤跡，虛受照應，了罔陳習，惟一精真。生滅根元，從此披露，見諸十方，十二眾生，畢殫其類，雖未通其各命由緒，見同生基，猶如野馬。熠熠清擾，為浮根塵，究竟樞穴，此則名為，行陰區宇。若此清擾，熠熠元性，性入元澄，一澄元習，如波瀾滅，化為澄水，名行陰盡。是人則能，超眾生濁，觀其所由，幽隱妄想，以為其本。

阿難當知：是得正知，奢摩他中，諸善男子，凝明正心，十類天魔，不得其便，方得精研，窮生類本。於本類中，生元露者，觀彼幽清，圓擾動元，於圓元中，起計度者，是人墜入，二無因論。一者，是人，見本無因。何以故？是人既得生機全破，乘於眼根，八百功德，見八萬劫，所有眾生，業流灣環，死此生彼，

祇見眾生，輪迴其處，八萬劫外，冥無所觀。便作是解：此等世間，十方眾生，八萬劫來，無因自有。由此計度，亡正徧知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二者、是人，見末無因。何以故？是人於生，既見其根，知人生人，悟鳥生鳥，鳥從來黑，鵠從來白，人天本豎，畜生本橫，白非洗成，黑非染造，從八萬劫，無復改移。今盡此形，亦復如是，而我本來，不見菩提，云何更有，成菩提事？當知今日，一切物象，皆本無因。由此計度，亡正徧知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，第一外道，立無因論。

阿難！是三摩中。諸善男子，凝明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。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圓常中。起計度者，是人墜入，四徧常論。一者、是人，窮心境性。二處無因，修習能知，二萬劫中，十方眾生，所有生滅，咸皆循環，不曾散失，計以為常。二者、是人，窮四大元。四性常住，修習能知，四萬劫中，十方眾生，

所有生滅，咸皆體恆，不曾散失，計以為常。三者、是人，窮盡六根，末那執受，心意識中，本元由處，性常恆故。修習能知，八萬劫中，一切眾生，循環不失，本來常住，窮不失性，計以為常。四者、是人，既盡想元，生理更無，流止運轉，生滅想心。今已永滅，理中自然，成不生滅，因心所度，計以為常。由此計常，亡正徧知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，第二外道，立圓常論。

又三摩中，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自他中，起計度者，是人墜入，四顛倒見，一分無常，一分常論。一者、是人，觀妙明心，徧十方界，湛然以為，究竟神我。從是則計，我徧十方，凝明不動，一切眾生，於我心中，自生自死。則我心性，名之為常，彼生滅者，真無常性。二者、是人，不觀其心，徧觀十方，恆沙國土。見劫壞處，

名為究竟，無常種性；劫不壞處，名究竟常。三者、是人，別觀我心，精細微密，猶如微塵，流轉十方，性無移改，能令此身，即生即滅，其不壞性，名我性常。一切死生，從我流出，名無常性。四者、是人，知想陰盡，見行陰流，行陰常流，計為常性，色受想等，今已滅盡，名無常性。由此計度，一分無常，一分常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，是則名為第二外道，一分常論。

又三摩中，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分位中，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，四有邊論。一者、是人，心計生元，流用不息。計過未者，名為有邊。計相續心，名為無邊。二者、是人，觀八萬劫，則見眾生，八萬劫前，寂無聞見，無聞見處，名為無邊，有眾生處，名為有邊。三者、是人，計我徧知，得無邊性。彼一切人，現我知中，我曾不知，彼之知性；名彼不得，無邊之心，但有邊性。四者、是人，窮行

陰空，以其所見，心路籌度，一切眾生，一身之中，計其咸皆半生半滅。明其世界，一切所有，一半有邊，一半無邊。由此計度，有邊無邊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，是則名為，第四外道，立有邊論。

又三摩中，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。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知見中，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，四種顛倒，不死矯亂，徧計虛論。一者、是人，觀變化元，見遷流處，名之為變。見相續處，名之為恆。見所見處，名之為生。不見見處，名之為滅。相續之因，性不斷處，名之為增。正相續中，中所離處，名之為減。各各生處，名之為有。互互亡處，名之為無。以理都觀，用心別見。有求法人，來問其義，答言我今，亦生亦滅，亦有亦無，亦增亦減，於一切時，皆亂其語，令彼前人，遺失章句。二者、是人，諦觀其心，互互無處，因無得證，有人來問，

惟答一字，但言其無，除無之餘，無所言說。三者、是人，諦觀其心，各各有處，因有得證，有人來問，惟答一字。但言其是，除是之餘，無所言說。四者、是人，有無俱見，其境枝故，其心亦亂，有人來問，答言亦有，即是亦無，亦無之中，不是亦有，一切矯亂，無容窮詰。由此計度，矯亂虛無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，第五外道，四顛倒性，不死矯亂，徧計虛論。

又三摩中，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無盡流，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，死後有相，發心顛倒。或自固身，云色是我。或見我圓，含徧國土，云我有色。或彼前緣，隨我迴復；云色屬我。或復我依，行中相續，云我在色。皆計度言，死後有相，如是循環，有十六相。從此或計，畢竟煩惱，畢竟菩提，兩性並驅，各不相觸。由此計度，死後有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，是則名為，第六外道，立五陰中，死

後有相，心顛倒論。

又三摩中，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。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先除滅，色受想中，生計度者。是人墜入，死後無相，發心顛倒。見其色滅，形無所因；觀其想滅，心無所繫，知其受滅，無復連綴，陰性銷散，縱有生理，而無受想，與草木同。此質現前，猶不可得，死後云何，更有諸相？因之勘校，死後相無，如是循環，有八無相。從此或計，涅槃因果，一切皆空，徒有名字，究竟斷滅。由此計度，死後無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，是則名為，第七外道，立五陰中，死後無相，心顛倒論。

又三摩中，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行存中，兼受想滅，雙計有無，自體相破，是人墜入，死後俱非，起顛倒論。色受想中，見有非有，行遷流內，觀無不無。如是循環，窮盡陰界，八俱非相，隨得一緣，皆

言死後，有相無相。又計諸行，性遷訛故，心發通悟，有無俱非，虛實失措。由此計度，死後俱非，後際昏瞢，無可道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則名為，第八外道，立五陰中。死後俱非，心顛倒論。

又三摩中，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。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後後無，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，七斷滅論。或計身滅，或欲盡滅，或苦盡滅，或極樂滅，或極捨滅。如是循環，窮盡七際，現前消滅，滅已無復。由此計度，死後斷滅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，是則名為，第九外道，立五陰中，死後斷滅，心顛倒論。

又三摩中，諸善男子，堅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，窮生類本，觀彼幽清，常擾動元，於後後有，生計度者，是人墜入，五涅槃論。或以欲界，為正轉依，觀見圓明，生愛慕故；或以初禪，性無憂

故；或以二禪，心無苦故；或以三禪，極悅隨故；或以四禪，苦樂二亡，不受輪迴，生滅性故。迷有漏天，作無為解，五處安隱，為勝淨依，如是循環，五處究竟。由此計度，五現涅槃，墮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，是則名為，第十外道，立五陰中，五現涅槃，心顛倒論。

阿難！如是十種，禪那狂解，皆是行陰，用心交互，故現斯悟。眾生頑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現前，以迷為解，自言登聖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。汝等必須，將如來語，於我滅後，傳示末法，徧令眾生，覺了斯義，無令心魔，自起深孽，保持覆護，消息邪見。教其身心，開覺真義，於無上道，不遭歧歧，勿令心祈，得少為足，作大覺王，清淨標指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修三摩地，行陰盡者，諸世間性，幽清擾動，同分生機，倏然隳裂，沉細綱紐，補特伽羅，酬業深脈，感應懸

絕。於涅槃天，將大明悟，如雞後鳴，瞻顧東方，已有精色。六根虛靜，無復馳逸，內外湛明，入無所入。深達十方，十二種類，受命元由；觀由執元，諸類不召，於十方界，已獲其同；精色不沉，發現幽秘。此則名為，識陰區宇。若於群召，已獲同中，銷磨六門，合開成就，見、聞通鄰，互用清淨。十方世界，及與身心，如吠瑠璃，內外明徹，名識陰盡。是人則能，超越命濁，觀其所由，罔象虛無，顛倒妄想，以為其本。

阿難當知：是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於識還元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能令己身，根隔合開，亦與十方，諸類通覺，覺知通溜，能入圓元。若於所歸，立真常因，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，因所因執，娑毗迦羅，所歸冥諦，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一，立所得心，成所歸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外道種。

阿難！又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若於所歸，覽為自體，盡虛空界，十二類內，所有眾生，皆我身中，一類流出。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，能非能執，摩醯首羅，現無邊身，成其伴侶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二，立能為心，成能事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大慢天，我徧圓種。

又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若於所歸，有所歸依，自疑身心，從彼流出，十方虛空，咸其生起，即於都起，所宣流地，作真常身，無生滅解。在生滅中，早計常住，既惑不生，亦迷生滅，安住沉迷。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，常非常執；計自在天，成其伴侶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三，立因依心，成妄計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倒圓種。

又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若於所知，知徧圓故，因知立解，十方草木，皆稱有情，與人無異。

草木為人，人死還成十方草樹，無擇徧知。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，知無知執，婆吒、霰尼，執一切覺，成其伴侶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四，計圓知心，成虛謬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倒知種。

又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若於圓融，根互用中，已得隨順，便於圓化，一切發生，求火光明，樂水清淨，愛風周流，觀塵成就，各各崇事，以此群塵，發作本因，立常住解，是人則墮，生無生執。諸迦葉波。並婆羅門，勤心役身，事火崇水，求出生死，成其伴侶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五，計者崇事，迷心從物，立妄求因，求妄冀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顛化種。

又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若於圓明，計明中虛，非滅群化，以永滅依，為所歸依。生勝解者，

是人則墮，歸無歸執；無想天中，諸舜若多，成其伴侶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六，圓虛無心，成空亡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斷滅種。

又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若於圓常，固身常住，同於精圓，長不傾逝。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，貪非貪執；諸阿斯陀，求長命者，成其伴侶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七，執著命元，立固妄因，趣長勞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妄延種。

又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觀命互通，却留塵勞，恐其銷盡，便於此際，坐蓮華宮，廣化七珍，多增寶媛，恣縱其心。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，真無真執，吒枳、迦羅，成其伴侶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八，發邪思因，立熾塵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天魔種。

又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於命明中，分別精麤，疏決真偽，因果相酬，惟求感應，背清淨道：所謂見苦斷集，證滅修道，居滅已休，更不前進。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定性聲聞。諸無聞僧，增上慢者，成其伴侶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九，圓精應心，成趣寂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。生纏空種。

又善男子，窮諸行空，已滅生滅，而於寂滅，精妙未圓。若於圓融，清淨覺明，發研深妙，即立涅槃，而不前進。生勝解者，是人則墮，定性辟支。諸緣獨倫，不迴心者，成其伴侶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見。是名第十，圓覺溜心，成湛明果，違遠圓通，背涅槃城，生覺圓明，不化圓種。

阿難！如是十種禪那，中途成狂，因依迷惑，於未足中，生滿足證，皆是識陰，用心交互，故生斯位。眾生頑迷，不自付量，

逢此現前，各以所愛，先習迷心，而自休息，將為畢竟，所歸寧地。自言滿足，無上菩提，大妄語成。外道邪魔，所感業終，墮無間獄。聲聞、緣覺，不成增進。汝等存心，乘如來道，將此法門，於我滅後，傳示末世，普令眾生，覺了斯義。無令見魔，自作沉孽，保綏哀救，消息邪緣。令其身心，入佛知見，從始成就，不遭歧路。如是法門，先過去世，恆沙劫中，微塵如來，乘此心開，得無上道。識陰若盡，則汝現前，諸根互用，從互用中，能入菩薩，金剛乾慧，圓明精心，於中發化。如淨瑠璃，內含寶月，如是乃超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心，菩薩所行，金剛十地，等覺圓明。入於如來，妙莊嚴海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。此是過去，先佛世尊，奢摩他中，毗婆舍那，覺明分析，微細魔事。魔境現前，汝能諳識，心垢洗除，不落邪見。陰魔銷滅，天魔摧碎，大力鬼神，褫魄逃逝，魑、魅、魍、魎，無復出生。直

至菩提，無諸少乏，下劣增進，於大涅槃，心不迷悶。若諸末世，愚鈍眾生，未識禪那，不知說法，樂修三昧，汝恐同邪，一心勸令，持我佛頂，陀羅尼咒，若未能誦，寫於禪堂，或帶身上，一切諸魔，所不能動。汝當恭欽，十方如來，究竟修進，最後垂範。

阿難即從座起，聞佛示誨，頂禮欽奉，憶持無失。於大眾中，重復白佛：如佛所言，五陰相中，五種虛妄，為本想心，我等平常，未蒙如來，微妙開示。又此五陰，為併銷除，為次第盡？如是五重，詣何為界？惟願如來，發宣大慈，為此大眾，清明心目，以為末世，一切眾生，作將來眼。

佛告阿難：精真妙明，本覺圓淨，非留生死，及諸塵垢，乃至虛空，皆因妄想，之所生起。斯元本覺，妙明精真，妄以發生，諸器世間，如演若達多，迷頭認影。妄元無因，於妄想中，立因緣性，迷因緣者，稱為自然，彼虛空性，猶實幻生，因緣、自然，

皆是眾生，妄心計度。阿難！知妄所起，說妄因緣。若妄元無，說妄因緣，元無所有。何況不知，推自然者？是故如來，與汝發明，五陰本因，同是妄想。汝體先因，父母想生，汝心非想，則不能來，想中傳命。如我先言：心想醋味，口中涎生；心想登高，足心酸起；懸崖不有，醋物未來，汝體必非，虛妄通倫，口水如何，因談醋出？是故當知，汝現色身，名為堅固，第一妄想。即此所說，臨高想心，能令汝形，真受酸澀。由因受生，能動色體，汝今現前，順益違損，二現驅馳，名為虛明，第二妄想。由汝念慮，使汝色身，身非念倫，汝身何因，隨念所使，種種取像，心生形取，與念相應。寤即想心，寐為諸夢，則汝想念，搖動妄情，名為融通，第三妄想。化理不住，運運密移，甲長髮生，氣銷容皺，日夜相代，曾無覺悟。阿難！此若非汝，云何體遷，如必是真，汝何無覺？則汝諸行，念念不停，名為幽隱，第四妄想。又

汝精明，湛不搖處，名恆常者，於身不出，見、聞、覺、知，若實精真，不容習妄。何因汝等，曾於昔年，覩一奇物，經歷年歲，憶忘俱無？於後忽然，覆覩前異，記憶宛然，曾不遺失，則此精了，湛不搖中，念念受熏，有何籌算？阿難當知：此湛非真，如急流水，望如恬靜，流急不見，非是無流，若非想元，寧受妄習？非汝六根，互用開合，此之妄想，無時得滅。故汝現在，見、聞、覺、知，中串習幾，則湛了內，罔象虛無，第五顛倒，微細精想。阿難！是五受陰，五妄想成。汝今欲知，因界淺深：惟色與空，是色邊際。惟觸及離，是受邊際。惟記與忘，是想邊際。惟滅與生；是行邊際。湛入合湛，歸識邊際。此五陰元，重疊生起，生因識有，滅從色除。理則頓悟。乘悟併銷；事非頓除，因次第盡。我已示汝，劫波巾結，何所不明，再此詢問？汝應將此，妄想根元，心得開通，傳示將來，末法之中，諸修行者，令識虛妄，深

厭自生，知有涅槃。不戀三界。阿難！若復有人，徧滿十方，所有虛空，盈滿七寶，持以奉上微塵諸佛，承事供養，心無虛度，於意云何，是人以此施佛因緣，得福多不？阿難答言：虛空無盡，珍寶無邊，昔有眾生，施佛七錢，捨身猶獲，轉輪王位，況復現前，虛空既窮，佛土充滿。皆施珍寶，窮劫思議，尚不能及，是福云何，更有邊際？佛告阿難：諸佛如來，語無虛妄。若復有人，身具四重，十波羅夷，瞬息即經此方他方，阿鼻地獄，乃至窮盡十方無間，靡不經歷。能以一念，將此法門，於末劫中，開示末學，是人罪障，應念消滅，變其所受，地獄苦因，成安樂國。得福超越，前之施人，百倍千倍，千萬億倍，如是乃至，算數譬喻，所不能及。阿難！若有眾生，能誦此經，能持此咒，如我廣說，窮劫不盡，依我教言，如教行道，直成菩提，無復魔業。佛說此經已。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人、阿修羅，

及諸他方菩薩、二乘，聖仙童子，並初發心大力鬼神，皆大歡喜，
作禮而去。

《大乘起信論》（節錄）

馬鳴菩薩造

梁天竺三藏法師真諦譯

◎三界虛偽，唯心所作。離心則無六塵境界。此義云何？以一切法，皆從心起，妄念而生。一切分別，即分別自心。心不見心，無相可得。當知世間一切境界，皆依眾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。是故一切法，如鏡中像，無體可得。唯心虛妄，以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

◎若人雖修行信心，以從先世來，多有重罪惡業障故，為邪魔諸鬼之所惱亂，或為世間事務種種牽纏，或為病苦所惱，有如是等眾多障礙。是故應當勇猛精勤，晝夜六時，禮拜諸佛，誠心懺悔，勸請隨喜，迴向菩提，常不休廢。得免諸障，善根增長故。

◎或有眾生無善根力，則為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亂；若於坐中現形恐怖，或現端正男女等相。當念唯心，境界則滅，終不為惱。

或現天像、菩薩像，亦作如來像，相好具足。或說陀羅尼，或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或說平等、空、無相、無願。無怨無親，無因無果，畢竟空寂，是真涅槃。

或令人知宿命過去之事，亦知未來之事，得他心智，辯才無礙，能令眾生貪著世間名利之事。

又令使人數瞋數喜，性無常準。或多慈愛，多睡多病，其心懈怠。或卒起精進，後便休廢。生於不信，多疑多慮。或捨本勝行，更修雜業，若著世事種種牽纏。

亦能使人得諸三昧少分相似，皆是外道所得，非真三昧。或復令人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，乃至七日住於定中，得自然香美飲食，身心適悅，不飢不渴，使人愛著。

或亦令人食無分齊，乍多乍少，顏色變異。

◎以是義故，行者常應智慧觀察，勿令此心墮於邪網；當勤正

念，不取不著，則能遠離是諸業障。應知外道所有三昧，皆不離見愛我慢之心，貪著世間名利恭敬故。

《天台小止觀》覺知魔事(節錄)

隋·智者大師著

依「大正藏」第四十六冊「修習止觀坐禪法要」修訂之

梵音魔羅。秦言殺者。奪行人功德之財。殺行人智慧之命。是故名之為惡魔。事者如佛以功德智慧。度脫眾生入涅槃為事。魔常以破壞眾生善根。令流轉生死為事。若能安心正道。是故道高方知魔盛。仍須善識魔事。但有四種。一煩惱魔。二陰入界魔。三死魔。四鬼神魔。三種皆是世間之常事。及隨人自心所生。當須自心正除遣之。今不分別。鬼神魔相。此事須知。今當略說。

鬼神魔有三種。

一者精魅。十二時獸變化作種種形色。或作少女老宿之形。乃至可畏身等非一。惱惑行人。此諸精魅欲惱行人。各當其時而來。善須別識。若於寅時來者必是虎獸等。若於卯時來者必是兔鹿等。

若於辰時來者必是龍鼈等。若於巳時來者必是蛇蟒等。若於午時來者必是馬驢駝等。若於未時來者必是羊等。若於申時來者必是猿猴等。若於酉時來者必是鷄鳥等。若於戌時來者必是狗狼等。若於亥時來者必是豬等。子時來者必是鼠等。丑時來者必是牛等。行者若見常用此時來。即知其獸精。說其名字訶責即當謝滅。

二者堆剔鬼。亦作種種惱觸行人。或如蟲蝎緣人頭面。鑽刺熠熠或擊壓人兩腋下。或乍抱持於人。或言說音聲喧鬧。及作諸獸之形異相非一。來惱行人。應即覺知一心閉目陰而罵之作是言。我今識汝。汝是閻浮提中食火臭香。偷臘吉支邪。見喜破戒種。我今持戒終不畏汝。若出家人應誦戒本。若在家人應誦三歸五戒等。鬼便却行匍匐而去。如是若作種種留難惱人相貌。及餘斷除之法。並如禪經中廣說。

三者魔惱。是魔多化作三種五塵境界。相來破善心。一作違情

事則可畏五塵令人恐懼。二作順情事則可愛五塵令人心著。三非違非順事。則平等五塵動亂行者。是故魔名殺者。亦名華箭。亦名五箭。射人五情故。名色中作種種境界。惑亂行人。作順情境界者。或作父母兄弟。諸佛形像端正男女可愛之境。令人心著。作違情境界者。或作虎狼師子羅剎之形。種種可畏之像。來怖行人。作非違非順境者。則平常之事。動亂人心令失禪定。故名為魔。或作種種好惡之音聲。作種種香臭之氣。作種種好惡之味。作種種苦樂境界。來觸人身皆是魔事。其相眾多。今不具說。

舉要言之。若作種種五塵。惱亂於人令失善法。起諸煩惱皆是魔軍。以能破壞平等佛法。令起貪欲憂愁瞋恚睡眠等。諸障道法。如經偈中說

欲是汝初軍 憂愁為第二

飢渴第三軍 渴愛為第四

睡眠第五軍 怖畏為第六
疑悔第七軍 瞋恚為第八
利養虛稱九 自高慢人十
如是等眾軍 壓沒出家人
我以禪智力 破汝此諸軍
得成佛道已 度脫一切人

行者既覺知魔事即當却之。却法有二。一者修止却之。凡見一切外諸惡魔境。悉知虛誑不憂不怖。亦不取不捨。妄計分別息心寂然彼自當滅。二者修觀却之。若見如上所說種種魔境。用止不去即當反觀。能見之心不見處所。彼何所惱。如是觀時尋當滅謝。若遲遲不去但當正心。勿生懼想不惜軀命。正念不動。知魔界如即佛界如。若魔界如佛界如。一如無二如。如是了知。則魔界無所捨。佛界無所取。佛法自當現前。魔境自然消滅。

復次若見魔境不謝。不須生憂。若見滅謝亦勿生喜。所以者何。未曾見有人坐禪見魔化作虎狼來食人。亦未曾見魔化作男女來為夫婦。當其幻化。愚人不了。心生驚怖及起貪著。因是心亂失定發狂。自致其患。皆是行人無智受患。非魔所為。

若諸魔境惱亂行人。或經年月不去。但當端心正念堅固不惜身命。莫懷憂懼。當誦大乘方等諸經治魔咒。默念誦之。存念三寶。若出禪定亦當誦咒。自防懺悔慚愧。及誦波羅提木叉。邪不干正。久久自滅。魔事眾多說不可盡。善須識之。是故初心行人。必須親近善知識。為有如此等難事。是魔入人心能令行者。心神狂亂。或喜或憂因是成患致死。或時令得諸邪禪定智慧。神通陀羅尼。說法教化人皆信伏。後即壞人出世善事。及破壞正法。如是等諸異非一說不可盡。今略示其要。為令行人於坐禪中。不妄受諸境界。取要言之。若欲遣邪歸正。當觀諸法實相。善修止觀無邪不

破。故釋論云。除諸法實相。其餘一切皆是魔事。如偈中說
若分別憶想 即是魔羅網 不動不分別 是則為法印

《慧行習練刻意成念記》（節錄）

民·能海大師集著

（節錄自能海上師系列《慧學》方廣出版社）

文云：此為聖教悉皆圓滿自在一切上師之教授教誠心要，若同若別，各各記錄書寫，刻於哲邦寺中，練習自慧，刻意不忘。（案：哲邦寺·即西藏拉薩三大寺之一）。

今者為諸修法行人，開示魔入之因二十有四：謂一、若於道不生精進，是魔入因。二、若智慧小，是魔入因。三、若煩惱盛，是魔入因。四、若分別大，是魔入因。五、若心緒多，是魔入因。六、若無善知識所攝持，是魔入因。七、若教授不深（時間短少），是魔入因。八、若伴惡友，是魔入因。九、若貪執大，是魔入因。十、若多分滯貪（淫），是魔入因。十一、若多愛酒肉，是魔入因。十二、若智廣而志卑，是魔入因。十三、若小想無希望於大，是

魔入因。十四、若驕傲而大我慢，是魔入因。十五、若初業者喜獨處練若，是魔入因。十六、若近住商場及大城市，是魔入因。十七、若處官宦，及補特伽羅互不合地，是魔入因。十八、若受持無宗願，是魔入因。十九、若無教授，僅少譬喻，而執能修行成辦菩提，是魔入因。二十、若慧不堅而於本尊不得加持（以信故），是魔入因。二十一、若執夢實，是魔入因。二十二、若喜兆相，是魔入因。二十三、若以違緣智弱羞怯而心不樂，是魔入因。二十四、若以自他緣故，心苦或愁憂而受困，皆是魔入之因也。如是精熟，彼等魔入之因，悉皆應斷。

魔之加持有二：一、共相。二、不共相。

一、共相者有二十六：謂以自相續中，前五煩惱特別大而熾勝，則彼之發起生緣，一切多是魔加持相。一、若無別緣，由界等（健康）力而失正定，是魔加持相。二、若卒然生熱病等，不希求多緣（調

治而致不幸)，是魔加持相。三、若失正念，而為愚癡所覆，是魔加持相。四、若無事，故意不樂而心不喜，是魔加持相。五、若自尋死，而作自殺等加行，是魔加持相。六、若於他非時而捨自身血肉等，是魔加持相。七、若自輕毀罵詈，無義斷割身肉及支分，而行種種供祀，是魔加持相。八、若為法故，失菩提心，而口不忍，是魔加持相。九、若生邪見，而盛作邪行，是魔加持相。十、若於諸法，見不廣大，而行多疑慮，謀議無成，是魔加持相。十一、若心發願世間資具圓滿，是魔加持相。十二、若於外受用，及內有情，大貪熾然，是魔加持相。十三、若身口行種種言動，均無慚無愧，是魔加持相。十四、若行人性短，時時變易，而語言無方，自食其言，是魔加持相。十五、若沾滯衣食，大貪熾然，甚至夢寐不忘，是魔加持相。十六、若志在營商種地等行，及於善行心不趣入，並喜作懶惰遊戲諸事，是魔加持相。十七、若抓

緊善行，心雖趨入不捨，而內外違緣過多，脫避不開，是魔加持相。十八、若修習聞思修三慧品。以懼違緣，而生怯弱(如羊)，是魔加持相。十九、若不說夢善惡，是魔加持相。二十、若五毒煩惱僅一寂靜，唯對治其一，而任令其餘煩惱，熾然生起，是魔加持相。二十一、若自讚毀他，於三寶分別好惡，於諸師長失去敬信，以貪利名心說其過失，是魔加持相。二十二、若瞋墓場，是魔加持相。二十三、若深嗜戲劇、歌舞，樂處喧嘩，而反於法，不喜思修，且常希冀為他說法，是魔加持相。二十四、若聽法者，與持誦者大聲諷誦，常喜睡眠，是魔加持相。二十五、若驚怖法相量論等，心生棄捨，是魔加持相。二十六、若無義利，損壞色身與威勢，是魔加持相；若對不覆罪、不惡口兩舌之良伴，常疏遠，而喜親近彼隨順諂誑之弟子眷屬，應知是魔加持相。

二、不共相者，謂於一切初業修法，即大精進，由魔如是加持

而成，如謂現見本尊佛菩薩相，及以馬馬聲，示我佛典，告以異生特別教授，於法開示，闡明迅快利夢，而生微細神通，眼見意生有情無生死，於內外諸法般若無著智見，虛空劃金字，多人會集，降財如雨，由諸天龍婦女，以傘及幢等，雨花作供，有時開示，以食肉等種種怖懼，或輪現以父母師長等形，使心變生畏疑，以自身光。較他身光增長自大，於圍牆等無礙，十方諸佛，以金色手，摩自頭頂，見諸佛開示調伏，及見遣化身無數，自憶前後身等想，現有無礙力，能作眾生義利事，傍生乃至最下有情，少許病患，而能以定靜力加持消除，令自相續，生起我慢，及醉傲心，能作中斷障礙於法，有時生疑，及猶豫心，而作中斷也。以上魔之共相易知，若諸不共相，從何而生？謂由我慢、疑心、猶豫心而生也。若全無此，知一切法，如夢、如幻、如陽焰、如空谷響、如影像、如空華、如尋香城，則諸魔礙，從何而生耶？

今顯示消滅彼等魔之方便分六：

一、以法空定消滅者，謂諸行人，應自觀察所障之自、能障之魔、及中間俱有障法，三者皆是自心分別，即此分別，是無實故，譬如幻化，幻化自體，亦全非有，故從始至終，悉皆是空，所謂障等三處，是自分別一味，彼分別亦幻化一味，彼幻化亦法性一味，故除法性外，但一顛倒魔亦無有故，除魔礙外，顛倒法性無可尋做，魔乃法之莊嚴幻化（兆相種種），出從法界，入住法界，隱沒於法界故，由行者過分希懼二執取捨等因，乃遂幻化有故。明了無執，則自離去，應觀魔與一切魔類，本無障礙也。若如彼具足觀魔，魔不得便。如般若經云：空性空故，不得方便。

二、以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消除者，謂諸行人，若總於諸有情修習慈心、悲心、大菩提心，如流不斷，則能消滅對方一切損害，而不為害。別者，若於魔類，生大慈悲等心，如索繫縛，則諸魔

品之害心，及諸能力，速疾消滅，令極羞恥而迴返也。

世尊菩提樹下，集千萬魔雨刀箭時，入慈心定故，一切刀箭化為雨花，棄諸殺聲，而為三寶聲，諸魔軍兵眾由此敗矣。

三、以勝信恭敬力、甚深緣起力、咒力消除者，謂諸行人，以於根本上師信解恭視如佛故，魔不中斷，不為罪害。若甚深道無諸障礙，是由敬信上師教授教誡故。若於三寶以敬信供養，相續不斷，魔不能害，是由三寶加持故。若身口意三，不離本尊壇場，而誦密咒滿量，魔不為害。密續中云：是故持咒應精進。

四、特具大福業以消除者，謂諸行人，書寫讀誦顯密甚深經典，修補塔寺，供養三寶，承事僧眾，薪供（護摩）水施，修補道路，增長福德，而諸障礙自然消滅。

五、以自己堅固信心力消滅者，謂諸行人，覺自心生起，外之怨親貪瞋，及內一切惡分別者，應正了知彼等是魔，隨念修習死

沒無常，及思輪迴惡趣苦果，特於寒熱地獄之苦，須數數思惟，令心生起披甲猛利熱力，於上師三寶具足清淨堅固信心，由此魔類清淨，不能為礙矣。

六、以常修瑜伽心消滅者，謂諸行人，心常與四威儀相應，若於一切時處自心常依正知正見，相續觀察，心若不住三毒煩惱，世間八法，而常在慈心、悲心、大菩提心、了知空性上，正知而住，自心相續，清淨無諸過失，則內外諸魔不得便也。

《念佛三昧寶王論》（節錄）

唐·飛錫大師

若欲將念三身，破三種障。今試明之。爾佛身之生，從止觀生。止觀不均，其障必起。念佛之人，修止心沈，昏闇障起，而障化身佛。又須以觀心策之，念白毫光，破昏闇障也。修觀心浮，無惡不造（乃妄念紛紜之謂），而障報身佛。還修於止，止一切惡。念諸佛昔因，恆沙功德，智慧圓滿，酬因曰報，破惡念障也。若二邊障動，詭狀殊形，萬相紛紛，兩賊強耍，障法身佛也。以中道第一義空破之，偈曰：無色無形相，無根無住處。不生不滅故，敬禮無所觀。

《夢遊集》答鄭崑巖中丞（節錄）

明·慈山大師

公案雖多，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，最易得力。須要信得及，靠得定，咬得住，決不可猶豫。不得今日如此，明日又如彼，又恐不得悟，又嫌不元妙，這些思筭，都是障礙，先要說破，臨時不生疑慮。至若功夫做得力處，外境不入，惟有心內煩惱，無狀橫生。或慾念橫發，或心生煩惱，或起種種障礙，以致心疲力倦，無可奈何！此乃八識田中含藏無量劫來習氣種子，今日被工夫逼急，都現出來。此處最要分曉，先要識得破，透得過，決不可被他籠罩，決不可被他調弄，決不可當作實事。但只抖擻精神，奮發勇猛，提起本參話題，就在此等念頭起處，一直捱追將去。問渠向何處來？畢竟是甚麼？決定要見箇下落。如此一拶將去，只教神鬼皆泣，滅跡潛蹤，務要趕盡殺絕，不留寸絲，如此著力，

自然得見好消息。若一念拶得破，則一切妄念一時脫謝，如空華影落，陽燄波澄，過此一番，便得無量輕安，無量自在，此乃初心得力處。又不可生歡喜心，若生歡喜，則喜魔附心，又多一種障矣。至若藏識中習氣愛根種子，堅固深潛，話頭用力不得處，觀心照不及處，自己下手不得，須禮佛誦經懺悔。又要持楞嚴咒心，仗佛密印，以消除之。以諸密咒，皆佛之金剛心印，吾人用之，如執金剛寶杵，摧碎一切物，物遇如微塵。從上佛祖，心印秘訣，皆不出此，故曰十方如來，持此咒心，得成無上正等正覺。然佛則明言，祖師門下，恐落常情，故秘而不言，非不用也。此須日有定課，久久純熟，得力甚多，但不可希求神應耳。○凡修行人，有先悟後修者，有先修後悟者，然悟有解證之不同。若依佛祖言教明心，解悟也，多落知見，於一切境緣，多不得力，以心境角立，不得混融，觸途成滯，多作障礙，此名相似般若，非

真參也。若證悟者，從自己心中實樸樸做將去，逼拶到水窮山盡處，忽然一念頓歇，徹了自心，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，更無可疑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亦不能吐露向人，此乃真參實悟。然後即以悟處融會心境，淨除現業流識妄想情慮，皆鎔成一味真心矣，此證悟也。此之證悟，亦有深淺不同，若從根本上做工夫，打破八識窠臼，頓翻無明窟穴，一超直入，更無剩法，此乃上上利根所證者深。其餘漸修，所證者淺。最怕得少為足，切忌墮在光影門頭，何者？以八識根本未破，縱有作為，皆是識神邊事，若以此為真，大似認賊為子。古人云：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從來認識神，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癡人喚作本來人。於此一關，最要透過。所言頓悟漸修者，乃先悟已徹，但有習氣，未能頓淨，就於一切境緣上，以所悟之理，起觀照之力，歷境驗心，融得一分境界，證得一分法身，消得一分妄想，顯得一分本智，是又全在

綿密工夫，於境界上做出，更為得力。○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，修行肯做工夫，事障易除，理障難遣，此中病痛，略舉一二：第一不得貪求元妙，以此事本來平平貼貼，實實落落，一味平常，更無元妙。蓋由吾人知解習氣未淨，內熏般若，般若為習氣所熏，起諸幻化，多生巧見，綿著其心，將謂元妙，深入不捨。此正識神影明，分別妄見之根，亦名見刺。比前粗浮妄想不同，斯乃微細流注生滅，亦名智障，正是礙正知見者。若人認以為真，則起種種狂見，最在所忌。○其次不得將心待悟，以吾人妙圓真心，本來絕待，向因妄想凝結，心境根塵對待角立，故起惑造業。今修行人，但只一念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單單提此一念向前，切莫管他悟與不悟，只管念念步步做將去。若工夫到處，自然得見本來面目，何須早計！若將心待悟，即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，待至窮劫亦不能悟，以不了絕待真心，將謂別有故耳。若待心不除，易

生疲厭，多成退墮，譬如尋物不見，便起休歇想耳。○其次不得希求妙果，蓋眾生生死妄心，元是如來果體，今在迷中，將諸佛神通妙用，變作妄想情慮，分別知見；將真淨法身，變作生死業質；將清淨妙土，變作六塵境界。如今做工夫，若一念頓悟自心，則如大冶紅爐，陶鎔萬象，即此身心世界，元是如來果體；即此妄想情慮，元是神通妙用，換名不換體也。故永嘉云：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若能悟此法門，則取捨情忘，欣厭心歇，步步華藏淨土，心心彌勒下生。若安心先求妙果，即希求之心，便是生死根本，礙正知見，轉求轉遠，求之力疲，則生厭倦矣。○其次不可自生疑慮，凡做工夫，一向放下身心，屏絕見聞知覺，脫去故步，望前渺冥，無安身立命處，進無新證，退失故居。若前後籌慮，則生疑心，起無量思筭較計得失，或別生臆見，動發邪思，礙正知見，此須勘破，則決定直入，無復顧慮。大概

工夫，做到做不得，正是得力處，更加精彩，則不退屈，不然則墮憂愁魔矣。○其次不得生恐怖心，謂工夫念力急切，逼拶妄想，一念頓歇，忽然身心脫空，便見大地無寸土，深至無極，則生大恐怖，於此若不勘破，則不敢向前。或以此豁達空當作勝妙，若認此空，則起大邪見，撥無因果，此中最險。○其次決定信自心是佛，然佛無別佛，唯心即是，以佛真法身，猶若虛空，若達妄元虛，則本有法身自現，光明寂照，圓滿周徧，無欠無餘。更莫將心向外馳求，若捨此心別求，則心中變起種種無量夢想境界，此正識神變現，切不可作奇特想也。然吾清淨心中本無一物，更無一念，起心動念，即乖法體。今之做工夫人，總不知自心妄想，元是虛妄，將此妄想，誤為真實，專只與作對頭，如小兒戲燈影相似，轉戲轉沒，交涉弄久，則自生怕怖。又有一等怕妄想的，恨不得一把捉了拋向一邊，比如捕風捉影，終日與之打交滾，費

盡力氣，再無一念休歇時，纏綿日久，信心日疲，只說參禪無靈驗，便生毀謗之心，或生怕怖之心，或生退墮之心，此乃初心之通病也。此無他，蓋由不達常住真心，不生滅性，只將妄想認作實法耳。這裏切須透過，若要透得此關，自有向上一路，只須離心意識參，離妄想境界求。但有一念起處，不管是善是惡，當下拋過；切莫與之作對，諦信自心中本無此事。但將本參話頭，著力提起，如金剛寶劍，魔佛皆揮。此處最要大勇猛力，大精進力，大忍力，決不得思前算後，決不得怯弱，但得直心正念，挺身向前，自然巍巍堂堂，不被此等妄想纏繞。如脫鞴之鷹，二六時中，於一切境緣，自然不牽絆，自然得大輕安，得大自在，此乃初心第一步功夫得力處也。○以上數則，大似畫蛇添足，乃一期方便語耳，本非究竟，亦非實法。蓋在迷路邊，出門一步，恐落差別岐徑，枉費心力，虛喪光陰，必須要真正一門超出，妙莊嚴路。

所謂行步平正，其疾如風，其所行履，可以日劫相倍矣。要之佛祖向上一路，不涉程途，其在初心方便，也須從這裏透過始得。

大師此篇，雖不專為淨宗而說，然修淨宗者，欲求現生取辦，此數則乃必透之關，較之省庵法師念佛著魔辨，尤為指點親切。因附錄於此，以便學人隨時體驗，未必非淨宗之一助云。趙鉞謹識。

《念佛著魔辨》

清·省庵大師

或問省庵曰：「參禪一門，全仗己力，故每多魔事；念佛則仗他力，故承佛護念，魔事不生，有諸否乎？」省庵曰：「唯唯！否否！夫參禪念佛，論其難易，固有自力他力之分，若論魔事，二俱不免。」或者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魔事之來，其由有三：（一）者教理未明。（二）者不遇善友。（三）者自不覺察。今夫人適千里之路，苟不按輿圖，又不逢引導，復不識前路通塞，莽然而進，吾知其難免於錯誤之患矣！參禪念佛，譬如行路，經教如輿圖，善友如引導，覺察之心如識路通塞，雖兩條途路，夷險不同，俱不免錯誤之患。參禪且置，只如念佛，或有厭平坦而好奇特者，或有捨直截而求紆曲者，或兩路兼行兩路具失者，或以途中為家舍、平地為高山者，如是錯誤不可勝舉，皆教理未明

之過也。

念佛一門，極圓極頓，至易至難，只如彌陀經中「一心不亂」四字，淺言之，愚夫愚婦皆可為；深言之，大聖大賢終不能過。今初心行人，或暫得輕安，自謂已得事一心者；初開淺解，復自謂得理一心者。或粗念不生，細念猶生者。或勇猛過分，精進倍常，不知心外無佛，速求取證，不達善巧方便，急欲捨身，魔鬼因之遂入其體，為風為狂都不覺知，此善友不遇之過也。

夫眾生生死，以我見為本，我見不除，修行無益。然我見之生，根深蒂固，其萌芽發幹，無處不有；是故，見地高則我見俱高，工夫進則我見亦進，若不時時檢點，刻刻提撕，則念念發生，心心增長，隨逐行人，雖死不離。是故，學人心不虛，則自不覺察；不覺察，故我見增長，少有所得，則生憍慢，譏嫌同學，誹謗行人，雖有修行，終成魔事，此自不覺察之過也。」

或曰：「參禪須近明師，若無明師，須看經教；念佛祇貴深信力行，既能深信力行，則決定往生，何藉善友經教？」省庵曰：「是何言歟！世間小技，尚不可無師，況念佛為出生死要門。若無善友經教，從何開發？誰為引導？觀經下三品，皆是臨終善友開發，故得往生，其上中品則不必言矣！須知從凡至聖，由易至難，莫不以善友經教為根本，汝不因經教，何由而知淨土法門，而生信向耶？」

或曰：「若因經教而知念佛，則彌陀一經足矣，奚以多為？」曰：「上根則可，中下根人，須徧閱淨土諸書，備識信行願三差別之相，加之善友警策，內以虛心覺照，庶幾免於魔事，而後念佛之功可日進焉；否則不為魔事，終成增上慢人，一念不覺，遂成淪墜，其禍可勝言哉！」

或曰：「行人心既念佛，佛豈不垂護念？如其護念，魔事何

從？」省庵曰：「念佛人果得一心不亂，則佛護念不虛；如其未得一心，或有以輕安為禪定，淺解為深悟者，隨有所得生增上慢，此則自取過愆，非如來咎。是故吾言善友、經教、覺察之心，三者缺一不可；而覺察之心尤為最要，不可須臾暫離，若一念不覺，則一念顛倒；念念不覺，則念念顛倒。顛倒既起，魔事興焉，畢世工夫，一朝唐喪，可不畏歟！淨土文云：『身無病苦，心不顛倒。』當知，身無病苦，則求土於佛；心不顛倒，則求在於我。在於佛者，非我敢必；在於我者，宗可不自勉焉！設使臨終一念顛倒，非唯九品不生，抑亦三塗難免，佛雖大慈，救我不得，奈何奈何！是故修淨業人，不可一念遠離善方，亦不可一念生顛倒心也。」

《印光法師文鈔》（節錄）

民·印光大師

● 接手書，知宿根甚深，現行頗純，故有種種勝境相現。然今人多半是要體面，憑空造樓閣，有一分半分，便說有百千萬分，如某居士錄，其境界皆是手筆所做，不是心地所做。汝固不妄，誠恐或有此習氣，則其過不小。佛以妄語列於根本五戒者，正為防此弊也。若或見言不見，不見言見，乃妄語之流類，若憑空造樓閣，妄說勝境界，即犯大妄語戒，乃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，其罪甚於殺盜淫百千萬億倍。其人若不力懺，一氣不來，即墮阿鼻地獄，以其能壞亂佛法，疑誤眾生故也。汝切須慎重，所見之境有一分，不可說一分一，亦不可說九釐九，過說亦罪過，少說亦不可。何以故？以知識未得他心道眼，但能以所言為斷耳。此種境界，向知識說，為證明邪正是非，則無過。若不為證明，唯欲

自銜，亦有過。若向一切人說，則有過。除求知識證明外，俱說不得。說之，則以後便永不能得此勝境界。此修行人第一大關，而台教中屢言之。所以近來修行者，多多著魔，皆由以躁妄心，冀勝境界。勿道其境是魔，即其境的是勝境，一生貪著歡喜等心，則便受損不受益矣！況其境未必的確是勝境乎？倘其人有涵養，無躁妄心，無貪著心，見諸境界，直同未見，即不生歡喜貪著，又不生恐怖驚疑。勿道勝境現有益，即魔境現亦有益。何以故？以不被魔轉，即能上進故。此語不常對人說，因汝有此種事，固不得不說也。汝最初禮佛所見之大士像不的確，以若果實是，不至因念與觀經不合而隱。然汝由此信心更切，是亦好因緣，但不宜常欲見像，但志誠禮拜而已，庶無他慮。臨睡目前白光，及禮佛見佛像懸立虛空，雖屬善境，不可貪著，以後不以為冀望，當可不現。窺汝根性，似是宿生曾習禪定者，故致屢有此相也。明

虞淳熙在天目山高峰死關靜修，久之，遂有先知，能預道天之陰晴，人之禍福。彼歸依蓮池大師，大師聞之，寄書力斥，謂彼入於魔羅，後遂不知矣。須知學道人，要識其大者，否則得小益必受大損。勿道此種境界，即真得五通，尚須置之度外，方可得漏盡通。苦一貪著，即難上進，或至退墮，不可不知。夢入佛殿所記之二句經文，固屬善境，然此二句，語甚明白，返虛依覺路，歸真悟常空者，謂人妄認世間諸法為實，故迷入生死，若能返觀諸法當體本空，則便依乎覺路，出迷入悟，歸真諦而悟真常之真空實相矣。魔境勝境之分別，在與經教合不合上分。果是聖境，令人一見，心地直下清淨，了無躁妄取著之心。若是魔境，則見之心便不清淨，便生取著躁妄等心。又佛光雖極明耀，而不耀眼，若光或耀眼，便非真佛。佛現以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之理勘，則愈顯。魔現以此理勘，則便隱，此勘驗真偽之大冶洪鑪也。夜見

白光，及虛空清白等境，乃心淨所現，何可以法界一相，寂照不二白擬，以此白擬，則成以凡濫聖矣！其過殊非淺淺。二句經文，未見所出，蓋亦宿生記憶之文，未必即經中文也。修淨業人，不以種種境界為事，故亦無甚境界發生。若心中專欲見境界，則境界便多。倘不善用心，或致受損，不可不知。《文鈔上·卷二·復何慧昭書》

● 觀雖十六，行者修習，當從易修者行。或作如來白毫觀，或作第十三雜想觀。至于九品之觀，不過令人知行人往生之前因與後果耳。但期了知即已，正不必特為作觀也。觀之理，不可不知。觀之事，且從緩行。若或理路不清，觀境不明，以躁心浮氣修之，或起魔事。即能觀境現前，若心有妄生喜悅之念，亦即因喜成障，或復致退前功。故楞嚴云：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祈一心持名，以為千穩萬當之行。待至心歸于一，淨境

自會現前。《文鈔上·卷二·復崇明黃玉如書》

●病與魔，皆由宿業所致，汝但能至誠懇切念佛，則病自痊癒，魔自遠離。倘汝心不至誠，或起邪淫等不正之念，則汝之心，全體墮於黑暗之中，故致魔鬼攪擾。汝宜於念佛畢回向時，為宿世一切怨家回向，令彼各沾汝念佛利益，超生善道。此外概不理會，彼作聲，也不理會作怕怖，不作聲，也不理會作歡喜。但至誠懇切念，自然業障消，而福慧俱皆增長矣。看經典切不可照今人讀書之毫不恭敬，必須如佛祖聖賢降臨一般，方有實益。汝果能如是，則心地正大光明，彼邪鬼神，便無地可安身矣。倘汝心先邪，則以邪招邪，何能令彼遠離不擾也。他心通，鬼神雖有，小而且近，若業盡情空，則猶如寶鏡當台，有形斯映。汝不至心念佛，而卻研究此之真相，不知此心，便成魔種。譬如寶鏡，無絲毫塵垢，自會照天照地。汝之心被塵垢封蔽深固，而欲得此，如

塵封深厚之鏡，斷不能發光，或有發者，乃妖光，非鏡光也。此事且置之度外，如墮水火，如救頭然以念佛，則無業魔不消矣。

《文鈔上·卷二·復某居士書》

● 彼念佛發光，乃屬魔境。急為寫信，令勿以為是，久則自息。倘以此為聖境現前，則將來恐致魔鬼附體，著魔發狂，不可救藥。良以吾人從無量劫來，所結怨業，無量無邊。彼等欲來報怨，由其有念佛修持之力，不能直報。因彼想好境界，彼怨業遂現其境界，令彼起歡喜心，謂我修行功夫到家，或謂我已成聖道。由此妄念堅固，遂失正念，魔鬼遂入其竅。則發顛發狂，佛也不能救矣。世多有用功修行，發顛發狂者，皆因自己不知在息除妄想，攝心正念上用功。每每皆是尚未用功，便想成聖。由終日唯以妄想聖境為事，如飲毒藥，昏亂無知，謂天轉地覆，神奇鬼怪，實則皆自己妄心所感召之魔鬼作用也。當教彼一心念佛，除南無阿

彌陀佛名號之外，概不許心生諸念，自然如長空霧散，天日昭彰矣。其一心念佛之利益，與躁妄心想見境界之禍害，文鈔中皆屢言之，祈以此信抄而寄去。又須令其力依吾說，不以此境為是，即再發現，亦不生喜，亦不生懼，則其境自消。如賊入人家，認做自家人，亦受害。知是賊而妄恐怖，亦受害。若不喜不怖，概不理會，彼便無立腳處矣。《文鈔三編上·卷二·復陳士牧居士書五》

●佛法利益，非凡情所能測度。彼愚人唯知以醫藥治病，及禱神祈鬼求愈者，皆所謂擔麻棄金，背道而馳之流類也。汝以一病，得知工夫非泛泛悠悠，能得實益。又知佛法實有點石成金，此後喻勿錯會，以凡作聖之功勳。亦屬宿世善根所使，亦係現世修持所得。宜善用心，勿以此為奇特而退墮前功，則將來當更有深益可得也。所言深益，不必在境界感通上求，當在往生西方上認定，方可不負此

番三寶加被之深恩耳。鐘英宿根固深，智識不開，夜半念佛，見一金甲神，恐是魔試，便不敢念，何無知一至於此。凡念佛人，但宜至誠懇切，一心正念，絕不妄想見佛見境界之事。以心若歸一，見佛見境界，皆不至妄生歡喜，遂致得少為足，便成退惰。不見佛不見境界，亦了無所欠，心未歸一，急欲見佛見境界。勿道所見是魔境，即真係佛境，以心妄生歡喜，即受損謂生歡喜退惰不受益矣。當以至誠念佛為事，勿存見佛見境界之心。倘正念佛時，或有忽現佛像及菩薩諸天等像，但心有正念，勿生取著，知所見之像，乃唯心所現。雖歷歷明明顯現，實非塊然一物，以心淨故，現此景象，如水清淨，月影便現，毫無奇特。了不生誇張歡喜之心，更加專一其心，認真念佛。能如此者，勿道佛境現有利益，即魔現亦有利益。何以故？以不取著，心能歸一。佛現則心更清淨，魔現則心以清淨不取著，魔無所擾，心益清淨，道業自進。今則

偶有所見，便生畏懼，不敢念佛，其心已失正念。幸非魔現，倘是魔現，由不敢念佛之故，便可令魔入彼心竅，令彼著魔發狂，喪失正念。何不知好歹，一至於此。恐是魔現，正宜認真懇切念佛，彼魔自無容身之地，如明來暗自無存，正來邪自消滅。何得怕魔現而不敢念佛？幸非是魔。若果是魔，則是授彼全權，自己對治之法，全體不用，則任魔相擾矣。哀哉哀哉！念佛偶生悲感，亦是好處，然不可專欲興此感想。若心常欲興此感想，則必至著魔，而不可救。宜持心如空，了無一物在心中。以此清淨心念佛，自無一切境界。即有魔境，我以如空之心，不生驚懼念佛，魔必自消。今恐是魔，不敢念佛，譬如恐強盜來，自己先將家中護兵，移之遠方，令勿在家，則是替強盜作保護，令其了無所畏，肆行劫奪淨盡耳。何愚癡一至於此。《文鈔三編上·卷二·復陳士牧居士書六》

●念佛極願寂靜，頗不合宜。有此厭喧之病，現已發現病相。若仍如此，久後則無可救藥矣。當靜鬧一如，在靜亦不怕有鬧來，在鬧時我心仍靜，而不生憎惡，則無驚厭魔事發生。若不速改，後當發狂。念佛發悲痛，亦是善相，切不可常常如是。若常令如是，必著悲魔。悲魔既著，終日悲痛，或至痛死，此種皆由不善用心所致。頂門痛癢，皆提神過甚，心火上炎所致。當一心靜念，普為一鄉宣說，常在稠人中念。則此種驚怖心痛癢事，均可日見消滅矣。《文鈔三編·卷二·復劉慧焯居士書》

《防著魔》

民·懺雲法師

——講於七十七年暑假大專女生齋戒學會

（文字稿轉載自《慧炬雜誌》第三〇一期）

不修行，有著魔的，像精神分裂症；修行，也有著魔的時候。

發心真誠

現在是五濁惡世——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和命濁，精神病太多。我們修行要發真誠心，為佛法，不離佛法才好。如果是「勤修善根供養，不捨菩薩業供養，不離菩提心供養」，就不會著魔。

精神寧定

世俗上所謂精神分裂，大多是這樣的：愛其人以至於屋上之

鳥，恨其人以至於他屋上之鳥，恨得那麼厲害。一時愛、一時恨，精神就要分裂。要是能保持精神集中，就是戒定慧的定，寧靜安定，就沒有這些。我們由著心去，感情若是很猛烈激動，一貪一瞋、一憎一愛，就會精神分裂，所以要避免這些。

正當生活

還有，從事的職業一定要是正命。正命是正當的生活，也包括職業在內，要是不正當的生活，就差。

行善積德孝順仁厚

普通在世俗上，多做善事是陰德，不外顯出來給人家看，外面顯給人看是為了招名、招利，或是有什麼作用。像倓虛大師掃廁所還不給人看。做善事、做陰德，可以消災延壽。

再就是好好孝順父母，多忠厚仁義，比較好。

大體上，這是在世俗上求不著魔、不得精神病的辦法。這是有關世俗方面。

貪瞋妄想

在佛法中，要是打坐時盡打妄想，一邊貪心、淫欲心，一邊又念佛，這怕要著魔。一邊打著罪惡的妄想，而又念著萬德洪名，怕要著魔，這是貪心。其次就是瞋心，我想報仇，寫暗信、給暗箭，教他不知道，讓他吃虧受苦；這個信我怎麼編、怎麼寫，或是我怎麼報仇，這也是怕要著魔。在念佛的時候起這種心，也容易著魔。這是一貪、一瞋。

知相虛妄

還有呢？見了鬼、見了神、見了菩薩、見了佛，以為了不起，就是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。」事實上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

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所有一切的好相、瑞相我們不著，就不至於著魔。就怕說：「喔！可了不得囉！佛來摩我的頂了！」以至於「佛對我說法了！」要是自己一著，馬上就是著魔，這個經典裡頭有說明的。

還有呢？有過去世或今生死去的異性朋友來找了，或是異性的夫婦來找了，要是一認真，也會著魔。華嚴經說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」——這個「著」（音啄）就是「著」（音招），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」離了妄想執著，則「一切智、自然智、無師智自然現前。」這就是不著。

超出人我對待

在人事上，我們要看清楚，超出一等，不和一般人勾心鬥角，起我相、人相對待；可是我都知道，也不是傻瓜。以至於我超出他們，看得清楚明白，可以說就說，不可以說就不說，躲著敬而

遠之。在人事上不去對待，不去糾纏。糾纏不清，也容易著魔。

不染名利五濁

再就是貪財、貪名這些事情。大家樂、飆車啊！都有點瘋狂，有點著魔！按照現在的說法，這是社會病態；按阿彌陀經最後所說，就是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所謂「人心不古，世風日下。」我們認清楚了才好。這是講到不著魔的事

般若空觀去惱障

倘使有點魔障的人，「不要」教他多拜佛、多打坐。拜佛多了、打坐多了，他不能用空觀把那一切煩惱空去，而煩惱和佛號或持咒誦經攪在一起，亂糟糟的，精神也容易出毛病。要是能空出一切再去用功，比較好！

利眾積德調身心

所以要是曾經有過精神病的人，或是現在多少精神有點異狀的人，就告訴他，教他多作些功德、利益大眾的事情；有這個德行，能調身心，這樣才好。大體如此。

修持回向還冤債

還有，倘使著了魔睡不著，就吃安眠藥、鎮靜劑，睡它幾天；著魔的人大多數都不能睡。平常相反睡不好的人也怕要著魔；最好能夠睡，說睡就睡，不睡就不睡，這樣比較好。不能睡好的人，尤其是長夜漫漫不能睡，時常發作，大體都是怕有冤家。一天、兩天晚上睡不著，或者是因為喝湯、喝茶太濃厚，或者是在臨睡前有什麼事情，那就不必怕。如果常常這樣鬧，怕有冤家或者是魔障。

這時候就要用短期修持，好比但持往生咒，跟冤親債主回向；或者誦金剛經，十六分、十六分一半一半地誦，一切不必多；地藏經十三品，一品一品地誦，分開誦，不必太多。

此外，多做公益的事，多做陰德的事情，多做善事，慢慢就能調好。